H. H. MU CHINESE LIBRARY

群書考索卷四十三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挍正

。兵制門

兵食類

[三代]之特兵農一致無事則出耕有事則習戰故食不乏詩曰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盖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然可以爰方啓行也

[周官]委人掌斂野之賦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

[漢高祖]與項羽相持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鎮守關中轉漕給軍民食不乏故帝諭三傑亦曰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方其困滎陽成皐時欲稍成皐以東食其曰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知堅守敖倉此乃天所以資漢上乃復守敖倉。又

令盧綰劉賈入楚燒積聚而彭越田横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絶其糧食

垓下之戰卒以食盡而亡

文帝用晁錯之策募民之粟塞下以足兵食

宣帝時趙充國曰金城湟中穀賤吾謂耿中丞糴百萬斛羌人不敢動

後止糴得四十萬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為逆

光武時定河内拜寇恂為太守曰吾委公堅守轉運給足軍粮恂移書

屬縣收田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食

蜀諸葛亮出師祁山斜谷以木牛流馬運粮後以粮不繼分兵屯田為

久駐之計

宋文帝時檀道濟伐魏食盡道濟夜唱籌量沙而覆以餘米及旦魏軍

見之謂其粮有餘而不敢迫

隋置洛陽口倉積粟李密因之以起事

唐初府兵粮食皆自備。開元以後始募兵為騎而有養兵之費

代宗時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自耕百畝以勸士卒是歲野无曠土

軍有餘粮

德宗時東渭橋有粟十餘萬斛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而懷光朱泚叛兵叛李晟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内無資粮會韓滉運米百艘以餉李晟遂成收復之功

宋太祖建隆元年召三司使張美問兵食之數美曰懷州密邇上黨自李筠叛刺史馬令琮日夜儲蓄以待王師上喜之亟詔授令琮團練使宰臣范質曰大軍北伐須令琮供億不可移他郡戊戌升懷州為團練以授之其後王師十萬出太行經費無闕通畧

乾德三年三月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荊湖下西蜀儲積充羨上顧左右曰軍旅饑饉當豫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乃於講武殿後別為內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庫凡歲終用度羸餘之數皆入焉

太宗端拱初北虜寇邊張洎奏曰犬戎為患自古而然雖聚兵積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是矣。

淳化五年張詠始至益州先是陝西課民運粮以給蜀師者相屬於路詠丞問城中所屯兵數凡三萬人

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民間舊苦鹽貴而私廪尚有餘積乃下鹽價所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士讙言前所給米皆雜糠粃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吾令可行矣時四郊尚多賊壘城門晝閉王繼恩日務宴飲不復餉討官支芻粟飼馬詠但給以錢繼恩怒曰國家征馬豈食錢耶詠曰城中草場賊既焚蕩芻粟當取之民間公今閉門高會芻粟何從而出君開門擊賊何慮馬不食粟乎繼恩既分兵四出詠計軍食可支二歲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御者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未久遂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長編

真宗因問李迪以陝西兵數對曰臣溥運時以方寸小策記兵及糧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上令探取之因給紙札令迪悉上合存留及調塞下數以進上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矣事略。咸平六年出內府綾羅錦綺定價出市糴粟實邊。景德元年內出銀三十萬兩貿易軍糧。

景德二年咸平末河北轉運使劉綜上言西漢晁錯請入粟授以爵[illegible]

下之粟必多哀帝從之令民入粟備邊令河北諸州聚兵粮饋餉豫望行漢制以濟軍儲既而水部郎中許玄豹復言緣河州縣和市邊谷數少望許進獻粮授官秩事下三司議奏請以粟多少地遠近為差從之

緡。乾興元年三月出內藏庫銀二十萬兩錢三十萬貫下諸路又出錢三十萬萬貫爾三司募商人入便於河北助給軍費是時軍人懽聲如雷緡

仁宗嘗出內藏之積下河北糴軍儲又韓琦請陝西歲豐先謀儲畜則兵食無缺。天聖四年十月出內藏庫緡錢二十萬下京西路糴軍儲。天聖七年七月出內藏庫推貨務緡錢各十萬下陝西河北助糴軍儲。天聖九年八月丙戌出內藏庫絹六十萬下陝西河北河東市糴糧草戊戌又出內藏庫緡錢五十萬下河北市糧草。景祐九年三月出內藏庫絹五十萬下發運司市糴軍儲。四月出內藏絹三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糴軍儲九月中書門下言近累於內藏庫支撥錢帛與三司收糴軍儲宮中餘羨物色乞指揮詔曰朕以宮閫之間務先儉約

軍國之用宜在優豐念有司經畫之勤出中禁冗餘之物俾資常費式表推恩宜令入內內侍省將尚氏等位金銀錢帛物色除各已優厚給賜遂入據見在數準折價錢二十一萬貫委內藏庫撥與三司支贍軍旅使用。景祐二年六月丁卯出內藏庫紬絹一百萬下三司市糴軍儲。十月出內藏庫緡錢七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軍儲。景祐三年九月出內藏庫緡錢五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糴邊儲。景祐四年八月出內藏庫絹三十萬下河北路市糴軍儲。十一月出內藏庫紬綿五十萬下河北陝西路市糴軍儲。寶元二年出內庫真珠估緡錢三十萬賜三司上諭輔臣曰此無用之物既不欲捐棄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助糴邊儲亦可少紓吾民之斂也。二月辛丑出內藏庫緡錢八十萬付陝西市糴軍儲。康定元年十月庚子出內藏庫絹一百萬下三司助邊費。十二月出內藏庫絹一百萬下三司助邊費。慶曆元年五月甲子出內藏庫緡錢一百萬助三司給陝西軍費。慶曆二年六月甲戌出內藏庫銀一百萬兩紬絹各一百萬匹下三司以給邊費

○慶曆五年命陝西轉運使李參專制置解鹽代范祥也時參為陝西轉運使閱五年矣自軍興諸路經畧司多貸三司錢以佐軍謂之隨軍錢參權慶州鈞考得所貸八萬緡悉償之遂發其庫又成鉅萬而食苦不足參視民闕乏之時令自隱度穀麥之數預貸以官錢穀麥熟則二之謂之青苗錢數年兵常有餘其後青苗法蓋取諸此朝廷患入中法歲費增廣參請鑄錢于邊郡以平估糴權罷入中以參之去省榷貨錢以千萬計長編。慶曆七年命內侍二員提舉月給軍粮時侍御史吳鼎臣言儲軍班所給粮多陳腐又斗升不定請以內侍糾察之翌日諸監倉官進呈軍粮上諭曰自今當足其數以給之時衛士皆在殿下殿前都指揮使李昭亮因相率羅拜以謝軍粮自江淮轉漕至京師又積年而後支雖上等所給斛升僅足中下軍率十得十九雖遣內侍提舉徒動軍情而終不可行長編。皇祐二年閏十一月丙辰出內藏庫緡錢四十萬紬絹六十萬下河北便糴糧草。皇祐四年閏七月出內藏庫緡錢十萬紬絹二十萬綿十萬下河北助糴軍儲。至和元年六月甲寅

出内藏庫紬絹五十萬緡錢三十河北市糴軍糴軍儲。至和二年十月乙未出内藏庫錢一百萬下河北市糴軍儲。嘉祐元年十月丁卯出内藏庫銀十萬兩絹二萬疋錢一十萬貫下河北市糴軍儲。嘉祐六年九月癸丑詔三司如聞河北秋稼甚登其出内藏庫緡錢一百萬助糴軍儲。張方平論兵謂治平中禁兵之數約七十萬一夫錢粮賜予歲不下五十千廂軍之數約五十萬一夫錢粮賜予歲不下三十千

神宗元豐五年五月上因議陝西兵食謂執政曰康定中西鄙用兵契丹乘間有所要請仁宗延和對輔臣至於感憤涕泣朕為人子孫守祖宗神器每念顧託之重且如何也因改容泣涕群臣震恐莫敢對長編

高宗紹興十年七月甲子上曰方俟虜諭然一□之弊極當大禮賞須是軍中自為之則不歛于民而軍食足聖政

孝宗乾道元年八月己卯進呈營屯田文字錢端禮等奏差遣措置官莊田以助營屯田之利異時租入多則軍儲可足民力可寛矣上曰永豐圩見隸建康行宮歲收米三萬餘石朕欲撥付建康庫中以助軍食

亦以示至公之意卿等便可批旨施行端禮等奏陛下此舉不獨昭示至公群心自服亦前此所未有欲乞自陛下從中批出上曰可聖政。乾道四年詔曰朕觀古昔斟酌時宜欲豐軍食之儲必講屯田之制故充國經畫於金城而兼得十二便之利曹操規圖於許下而遂收百萬石之饒先積粟以為資乃厲兵而必戰朝報。淳熙六年七月癸亥進呈荊鄂副都統郭杲奏唐鄧諸處自來積穀不多襄陽自漢江以北四向美田民間多有蓄積若置而不問恐資盜糧欲容行措置於秋收之際收儲以備緩急上曰令周嗣武同劉邦翰詳所奏事理於秋成之際廣行收糴其合用倉敖及收貯去處仰公共相度措置申聞聖政

包拯曰聞前代防邊之兵三時農務之時教戰公私自足未有冗而且衆坐糜廪食虛困疲民如今之甚者若謂兵食粗足虜好方堅輙遏目前以為成算悼於更張措置臣恐日削月朘中外益以殫竭一旦用武節暴如重斂民心怨叛則肘腋之下皆為仇怨豈暇禦外寇哉此國家根本之患苟不表裏協心銳意而速圖之臨事無及矣皇祐四年

蘇轍曰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邊備之計以為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熙寧二年

總論軍糧

神農之教曰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則弗能守也蓋日費千金然後可以舉十萬之衆十夫之耕然後能供兵之一食蓋用兵者必聚財積穀以為守禦之備故或屯田以息轉輸之勞或運漕以支內外之費或仰給於邊糴或積穀於塞下其制雖不同至於足食則一也此四者雖足以食兵然特一時之制而已自三代以上兵隱於農利戰一爭雖百萬之師也於邊陲大不疲於國小不歛於民以其兵自為食而已三代而下為農者盡力於耕為兵者逸居而食然後運糧不可以無備而屯田漕運邊糴入粟之利興焉耕之射文

兵器

百工之事皆聖人作而於兵械尤重弓矢之取諸睽既載立於經而威天下之具

[黃帝]又

[堯舜]之世所不廢也垂為共工而竹矢之傳聞

[三代]以為世寶[周禮]夏官司馬掌五盾以待軍事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守藏出入冬官弓人之為弓桃氏之為劍函人之為甲矢人之為矢纖悉登載於太平之書

[周]道中微

[宣王]復古如詩之所詠修車馬備器械而中興之業在焉

[魯侯]之礪鋒刃備弓矢鍛戈矛綴甲胄聖人猶列之於經而除戎器以戒不虞易之垂訓亦昭昭也

[漢文帝]時晁錯上兵書曰山林積石經川丘阜此步兵之地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

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劒楯三不當一萑蒲葦竹蕭草木蒙蘢此矛鋋之地長戟三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阻相薄此劒楯之地弓弩三不當一兵不堅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矢不能入與亡鏃同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漢制民年二十三出賦錢百二十以治庫兵及車馬則州郡庫兵與車騎皆率斂民而官為備之有事則授以征行漢武庫兵器度大司農錢。時將隆諫哀帝發武庫送董賢及乳母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諸侯不得私作兵器

江都王建以私作兵器獲罪

此漢制之大畧也

晉武帝時馬隆伐涼州帝命隆自至武庫選仗惟隆所取故卒以取勝

元帝時祖逖有虎視河洛之志乃不給鎧仗使自召募忠雖有餘功卒不就識者深恨焉

唐府兵之法人具弓一矢三十刀一其介冑戎具皆藏於庫有所征行則給之番上宿衛者給弓矢横刀而已馬燧為河東節度使其造甲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趍進又為戰車冒以後掤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居一年威震北方

宋朝太祖時中都二坊制造兵器旬一進視謂之旬課列置五庫深在禁中歲輸所作於五庫故器械精明後世鮮及開寳二年兵部令史馮繼昇等進火箭法太祖命試驗賜衣物束帛

太宗課督尤察車駕嘗幸司弓所按循作工賜以錢幣

真宗咸平元年御前忠佐石歸宋進木羽弩箭以木為翎長僅尺餘所激甚遠中人鎧甲以幹去而鏃留牢不可拔蕃人最畏之頗多造以給邊用詔增歸進月俸以其男補殿侍。咸平三年神衛水軍隊長唐福獻新製火箭火毬火鎗。咸平六年給軍中傳信牌先是石普言北面抗敵行陣間有所號令則遣人馳告多俟詐書後虞奸詐請令將帥破以持之遇傳令則合而為信帝以為右有兵符既而久廢因漆木為牌

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柄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墨上施紙扎臨陣則分而持之或傳令則置其言繫軍吏之頸至彼合置復命。景德四年帝宣示王欽若等南北作坊制造兵器宜令樞密與三司同相度內有見在材料數多者權罷制造候支用數少別行計度先是帝以兩坊日造兵器數多而軍器庫累歲積留未嘗支用其見管材料數日可支三二十年而外州斷拆制造未已甚為勞費因遣入內都知秦翰於軍器庫點檢籍其數以見管馬步禁軍約之皆給用有餘故有是詔。冀州團練使石普自言能發火毬火箭真宗召至崇政殿試之

章聖亦幸軍器庫嘉賞主吏是以工致其敏吏勉其職

仁宗時米守信守澧州遣牙校李錫持新造兵器來上試于殿庭擢為三班差使又知并州韓琦言汾州推官郭固約古制為車上召至便殿即擢為衛尉丞。天聖六年九月丁巳詔河北城壁為水摧圮天下州軍器械久不繕完者其遣使臣十七人往諸州提點修葺之河北則委

轉運使巡所部舉行。天聖九年上封者國家承平已來武庫小積至
下州府打造軍器計綱上供未嘗停輟望下有司約度如有準備且停
罷詔自今諸州打造軍器及採斫材料箭鏃每歲減半。慶曆元年太
常丞田况言今賊甲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自京齎去衣
甲皆軟不足當矢石以朝廷之事力國之技巧乃不如一小羌乎由彼
專而精我漫而畧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純鋼甲旋發
赴緣邊先用八九斗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而賞罰之聞太祖朝舊
用絕為精好但歲久斷綻乞且穿貫三五萬聯均給四路亦足以禦敵
也。慶曆二年歐陽脩言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
力運輦般送又苦道路然而鐵刃不鋼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
蓋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
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
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悔何可及乎。皇祐四年
河北河東陝西都部署司言郭諮所進獨轅衝陣無敵流星弩可以備

軍之用詔弓弩院如樣制之尋以諳為鄜延路鈐轄所制弩五百募士兵教之既成經畧使夏安期言其便詔置獨轅弩軍一編。嘉祐四年七月庚申詔在京所造軍器多不精利其選朝臣使臣各一員揀試之。神宗熙寧元年命入内副都知張若水西上閤門使若水進所造神臂弓初民李宏獻此其實弩也上於玉津園校驗射二百四十餘步穿榆木沒半幹有司并鋁木奏御詔依樣製造至是以進上御延和殿臨閱置鐵甲七十步俾衛士試射不有中者若水請自射連中徹扎上稱歎之。熙寧五年五月庚辰朔御文德殿視朝命供備庫副使陳珪管勾作坊造斬馬刀初上匣刀樣以示蔡挺刀刃長三尺餘鐔長尺餘首為大環挺言制作精巧便於操擊實戰陣利器也遂命内臣領樣置局造數萬分賜邊臣編長。熙寧六年丙午詔軍器監以殿前馬軍司所補度鞍轡樣計在京諸軍馬數造給初馬軍用大鞍不便野戰至是上始以邊樣皮鐙小鞍用木鞍長韂回旋轉射得盡馳驟之技仍選邊人習射者隸諸軍後。熙寧六年六月己亥置軍器監總内外軍器之政其所

統轄並依將作仍以呂惠卿曾孝寬為判監所置官屬令遂官奏舉軍器舊領於三司胄案三司事叢判案者又數易至是始案磨令置監而廢胄案爲先是。上語輔臣河北兵械皆不可用王安石曰兵械非可以一朝一夕具須預具上乃議置監設官提舉翌日遂有是命。熙寧六年七月甲子詔諸造入陣弓箭度材料上中下軍分三等上等弓四尺八寸五分箭八寸五分中等下等弓第減分箭第減一寸其抝射教閱射親馬射弓箭自依舊制同上。熙寧六年十月庚午詔程昉於沿河採車材三千兩下軍器監定樣製造戰車上修嚴武備既采唐李靖三人隊法欲試行之且以北邊地平可用車為營衛因內出手詔令三府講求而有是詔。熙寧七年二月庚辰詔軍器監除依新樣造兵車外仍以牛皮及氈木製車上蔽陳之物臨時因民車使用同上。熙寧十年器監言天下軍器五路已編排修完其餘諸路欲令隨州郡大小次第編排以五千人至千人為額從本監量定年限於都作院修選委監司或提舉司官一員提舉點檢從之。內出攻守圖二十五部賜河北又

出敵校樣送車器監頒降修製。元豐二年五月乙未上批内外簡閱諸軍已悉用闘門促張弓減指箭其令在京東諸路作院造弓罷長弰舊制。元豐四年七月涇源路經畧司言近準朝旨修渭州城置砲臺已畢防城戰具止有大小合槿床子等弩案武經總要有三弓八牛床子弩射及二百餘步用一槍三劒箭最為利器攻守皆可用乞下軍器監給弩箭各三副赴本路依樣造以備急用軍器監言弩每重十餘斤難運致乞圖其樣付本路作院從之。元豐六年八月庚子上批京鄜所造軍器動以萬計雖廣求製樣尚恐未殫衆善或不適用徒費工力聞鄜延路經畧使劉昌祚憂諳戰鬬精於騎射而留心兵使委走馬承受霍内諭昌祚令具所習用馬步戰器並且槩士卒禦賊可用利械入遞進呈。元豐六年十月辛卯工部郎中范子竒言判軍器監劉創造床子大弓二張強於神臂弓獨轅弩較之九牛弩絲為輕便用人至少射遠而深可以禦敵詔工部軍器監管軍官同比試以聞。元豐七年正月壬寅涇源路經畧司言乞改造神衛素鐵甲為偏掕甲從之。同

高宗建炎紹興間或出御前所造鞍以示大臣或出禁中所造甲以示執政諭越州所造甲不精則曰兵器在承平時猶不可廢况於今日閱將帥之捷則曰兵既精則又葺治器甲所以成功矣

孝宗申命諸道主兵官專任閱習凡器械之利鈍不備者皆有程督上自三衙以及江上諸軍下及諸郡之禁卒兵械益加整葺其於兵器之修屢致意焉。淳熙三年輔臣進呈鎮江都統郭棣奏本司諸軍每月造手射角弓三百張赴淮東總領所共納過弓九千九百張上曰可令總領所取二千張赴御前進納又曰取赴御前欲觀其製造之精否數多則不容偽謬。輔臣奏郭剛將軍戰船改造多槳船雖利於輕捷然料例大段不同切恐自此車戰船減損異時無以應用上曰車船古之艨衝辛巳歲用以取勝豈宜改可令郭剛其折弃約束沿流諸軍遇有損壞隨即修葺不得擅有更易再擬指揮將上 上同

總論軍器

熙寧天子留意兵政既置軍器監事 熙寧六年 見前

又置内弓箭庫

又置内弓箭南庫儲御前所製軍器別差官提舉其在諸州又有作

院車馬之修器械之備至不苟也

弓一也有神臂弓熙寧元年事見前有促張弓元豐三年事見前

又有床子弓元豐六年事見前

弩一也有獨轅弩有九牛弩並見上

又有八牛弩元豐四年事見前

箭一也有入陣箭熙寧六年事見前

有減指箭又有三劒箭元豐二年事見前

刀以斬馬名熙寧五年事見前

鞍以邊樣名熙寧六年事見前

甲以偏換名元豐七年事見前

兵車有樣熙寧七年事見前

被襖有樣熙寧十年事見前

于斯府也內有張若水之弓射徹札熙寧元年事見前外有劉昌祚之留心兵

仗元豐八年事見前戎器之精前古有光焉高宗嘗言祖宗內外置庫皆有深

意其備豫不虞之旨可想而知也

高宗曰祖宗有內外軍器庫幾百間所藏弓弩器甲不可勝計外器

庫數亦如此原祖宗置庫有內外之異及弓弩弦箭亦各異處分官

主之皆有深意

嗚呼此非神宗制也抑亦祖宗制也昔我太祖之定天下也造軍器者

十日一進見下與軍器者十餘年不易

太祖使魏丕典作坊十餘年器械精備舊制床子弩止七百步丕增

至千步

作坊歲造凡三萬弓弩院歲造凡千六百萬諸州歲造又六百餘萬五

庫所藏戎兵勁精

曾子固文太祖時平定四方命魏丕主作責以稱職每造兵器十日

一進謂之旬課上親閱之作治之巧盡矣國工署有南北作坊歲造

甲鎧具裝鎗劍刀鋸器械箭鏑籠皮笠弩檣床子弩凡三萬二千又有弓弩院歲造弓弩箭弦鏃等凡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弓弩箭劍甲兜鍪甲葉箭鏃等凡六百二十餘萬又別造諸兵幕甲袋鉦鼓炮炒鍋鍘行槽鍬钁銚斧等謂之什器凡諸兵械置五庫以貯之戎具精勁近古未有焉

自宋初至慶曆凡幾年矣而所造之甲可以禦敵他可知已慶曆元年事見前成法一定歷世遵之太宗幸司弓舍賜及作工錢真宗幸軍器監嘉賞主吏當是時工技器械咸精其能有自來矣事見前至于仁宗天下承平武備稍弛故衣甲皆欹田公况言之慶曆元年事見前兵器不精賈昌朝言之賈昌朝陳六事曰今之兵器多名諸狀製造不精虛費民力器械不堪歐陽公脩言之事慶曆二年見前天子慨然既遣近臣分治軍器天聖六年事見前又遣朝臣揀試軍器嘉祐四年事見前一加數勵工吏竦然不獨郭諮之弩皇祐四年事見前郭固之車郭固事見前朱守信之脾甲朱守信事見前為有聲於世也胡安定一代巨儒也作院之監訪尋利器工必盡其能事必求其精

兵器堅利至今為作院法

胡安定監其處作院從容與吏言制作利害吏以試告曰器不精良由昔以程課每苟簡於事備數而已欲革此弊莫若使工各盡其能每事必求精緻不使懈墮然後計其成而定以日力安定從其說兵器堅利非前日比至今為作院法

噫儒臣之知兵如此而況赳赳之夫乎治世之日兵如此而況多事之世乎 林駉文

群書考索卷四十三

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四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兵門

馬政類

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

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也

天子有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趣馬掌王

良馬○牧師掌牧地○庾人掌十有二掌之政教○圉師掌教圉人掌

養馬○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

宣王修車馬以閑夷狄　齊景公有馬千駟

衛文公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晉僖公牧于坰野

是時韓之戰晉侯乘小駟鄭入也慶康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

土而知其人心今乘異産以從戎事必亂及戰晉戎馬還濘而止（左僖公十五年）

秦之先曰非子好馬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由此強盛

漢初民出筭賦以備車馬

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已補車騎馬○昭帝元鳳二年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本紀）

又令民有車騎馬一疋者復卒三人（食貨志上）○是時有馬者閑居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其制優異此内郡之制也至於邊郡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

文帝時厩馬疋有百餘疋下取給於邊郡故云

班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群（前漢書注班固序）○橋桃居塞則致馬千疋（漢書宣曲任氏傳姓橋名桃）○是時内郡之盛則衆庶街巷有馬仟佰之間成群乘牸牡者擯不聚會○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邊其良馬以給乘輿

如淳曰漢儀注大僕牧師者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

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師古曰武暴雲中之際也養鳥獸

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景帝紀中元六年

至於[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及[武帝]即位征伐

四夷而馬死甚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食貨志○暨大將軍驃騎覆出而

馬大耗之死者十餘萬匹食貨志

[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三十萬武帝紀○如淳曰貴平牡馬賈欲使

人競畜馬

於是行一切之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食貨志。所在

置亭以畜之則內郡廢民之有馬與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縣

者既使從君假馬每三歲而收其息什一則邊民豪民欲廣畜牧者難

矣

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每三歲而歸及息什一

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着令

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

息

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

功臣表黎須侯召奴

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傳汲黯 ○故馬益耗而不足

用其內郡則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武紀太初二年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邊郡則發酒泉騾驢負食出玉門關

武紀太初三年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

末年輪臺之詔修馬復令。又令郡國各上畜馬方略以補邊闕則漢世之馬大畧可紀矣

監牧之地在樓煩孟康曰漢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不出關昭帝始元五年罷馬弩關是也

後漢光武中興息馬論道時馬援好騎得駱越故帝為馬上之詔置宣政殿以為名馬式至唐時而馬政尤詳焉。其置官也領以太僕有

牧監副監監有丞丞有主簿直司馬官牧尉之屬歲課功進儀鳳中以
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牧監有使始於此後又有閑廄使又置四
使
東西南北也
其立廄也天子之御左右六閑謂
飛黃。吉良。龍媒。騊駼。駃騠。天苑也
總有十二閑為二廄謂祥麟鳳苑也。其後又增飛龍廄自正觀至麟
德置八坊
保樂坊。甘露坊。南浦潤坊。北浦潤坊。
岐陽坊。太平坊。宜禄坊。安定坊是也
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
嵐州。其餧養也初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
此用張萬歲領群牧自正觀止麟德馬七十萬六千疋時天下以一縑
易一馬。又王毛仲掌之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四十三萬元宗嘉之

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其首責也凡馬生死歲終監牧使巡察以功

過祖除爲之景雲二年詔群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其市馬出

開元初國馬益耗美晦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其後元宗於受

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馬乃益壯動乃萬計

故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唐志

宋朝太祖建隆三年十二月五代監牧多廢官失其守國馬無復蕃息

時但有左右飛龍院上始置養馬二務歲遣中使詣邊州市馬自是閑

廄始充矣通畧。乾德六年八月庚午九月己酉十月辛酉上幸飛龍院

太宗謂諸將曰諸軍養馬多有死損蓋其將部轄有方躬親秣飼依時

放牧豈有斃死之理。李覺言戎人畜牧逐水草不勞游牝順其物

性是以蕃滋。太平興國二年六月乙卯幸飛龍院。興國四年先是

詔市使趙守倫優給價和市在京及諸州民間私馬於是得七十萬三

千五百七十九匹

本志載市馬事在興國四年按正月即出師恐在四年以前矣實錄

别本載趙守倫市馬數在四年十一月乙巳前今因之蓋市馬前時
已及此乃上其所得之數也長編

太平興國五年上既平太原遂觀兵范陽得汾晉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匹國馬增多乃詔於景陽門外新作四廐名曰天駟監左右各一以左右飛龍使為左右天廐使閑廐使為崇儀使內廐馬既充牣始分置諸州牧養
改崇儀使實録在甲申年今從本紀并書之

余靖言國家自來於河東陜西沿邊等處估買番馬自西賊不庭買馬數少不足國用。太平興國六年詔曰歲於邊郡市馬償以善價內屬戎人驅馬詣闕者悉令縣次給食。太平興國八年十二月己酉詔戎人鬻馬官取良而禁駑又禁民私市往來死者甚衆戎人少利由是歲入之數不充自今委長吏謹市馬之良駑者印以記之許民私市。雍熙元年六月壬寅禁邊臣於境外寄上種蒭及所市番馬勿得黠其直。雍熙二年改太廐院為騏驥院天駟監天廐坊自河北府洛陽至許

州鎮監凡十八監。雍熈四年詔北虜未平方資戰騎分遣使臣汎買京城諸道私家所産之馬。雍熈中太宗嘗幸天駟監閲馬會要。端拱元年國子司業孔維上言欲請禁原蠶以益國馬太宗覧奏稱嘉付史舘。端拱元年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欲請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敵之用實資騎兵為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啗戎以利使重譯而至焉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嘉者盖失其生息之理也。淳化二年上謂侍臣曰國家畜馬備邊最為急務而諸州牧監歳多瘦死養飼失時枉致疾斃近令取數十糟致殿庭命圉人視其芻秣敎以醫養之法庶革其弊會要。淳化三年九月甲寅幸天駟監。淳化五年初内侍趙守倫請以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疋逐水草放牧不費芻秣所生駒子可資軍用詔從之自是牧馬頗蕃息未幾守倫復上言歳約駒子等級遷擢否者罰亦如之以為懲勸駒子生即時付籍以聞庶其盡心養飼無有所隱詔並從之長編

真宗咸平二年置群牧司。咸平三年群牧司總内外馬政其後歲遣

判官一人巡行諸監取孳生駒二歲已上者點印之左右騏驥院六坊監上留馬二千餘疋皆三月出就牧放秋冬而入其外則備用者在京師。景德四年上謂近臣曰今國馬蕃息當命內侍二人分掌左右監牧比來朱巽閻承翰專領此務頗為幹舉然思得大臣總制以集其事當命陳堯叟領之堯叟曰臣居宥密之職而與承翰聯事合避外議上曰國事戎馬之本繫于樞司機要之運然當別置使名卿勿辭也賢訓

。自罷兵之後言者頗以國馬煩耗歲費縑繒雜市得尤猥而損失亦多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獨謂群牧之設國家巨防今愚淺之說以馬為不急之務則士卒亦當遣而還農也作群牧議以獻勒石大名監乙巳置群牧制置使命堯叟兼之堯叟初為群牧使及掌樞密即罷其任長編

。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壬午知河南府馮拯言官市芻粟望增給其直陳堯叟曰增直以市不若徙馬他所京師馬舊留二萬今留七千自餘悉付外監仍欲於七千之中更以四千付淳澤監歲可歲芻粟三百餘萬若有給賜朝取夕至矣從之。上又曰馬及千萬當且止也王旦

曰聽民間畜養官中緩急以本直市之猶外廐爾且所費芻粟皆出兩稅少損馬食用資軍儲亦當世之切務馬知節曰馬多不精若十萬疋選可用者當得四五萬耳多畜駑弱大費愈甚豈不勞民也哉上深然之長編

仁宗天聖四年九月戊申三司請市糴芻粟上因問輔臣諸功監牧馬幾何王曾對曰當今比五代馬多數陪計芻秣費歲不下數百萬蓋措置利害失其要若以陝西蕃部入中馬立定數餘聽民間市易二三年間必大蕃息此與畜之外廐無異也上然之祖宗舊制以群牧司總天下馬政其屬有左右騏驥院分領左右天駟監左右天廐坊其畜病馬有収養上下監収其校長有提舉指揮使副使貟監之寮十將節級獸醫槽頭刷刨長行調上乘有小底諸監之在外者知州通判兼領之各據芻地列棚井課士卒春夏出牧秋冬入廐孳息有賞耗亡有罰其為條教甚備然馬之孳息不足以待國用常市於邊州長編嘉祐五年命翰林學士吳奎戶部副使吳中復度支判官王安石右正言王陶余覩

度牧馬利害以聞時國馬之政因循不舉言者故為當有更革也長編○
丁度為群牧使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遂
廢八監陝西河東歲市馬一萬二千百疋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數
年所市馬比常歲特三之一請下令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為兵
處有能畜一戰馬者蠲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則國馬蕃
矣事畧○宋祁又上疏乞罷河東陝西馬禁民間與蕃落自相貨買從之
英宗治平四年群牧司言乞於河北河東陝西有都總管處皆置一監
令陝西監牧司以所市馬約上六年額外餘分撥諸監則他日本路軍
馬可以自辦詔遣官司逐路帥臣度地置監群牧判官劉航河北屯田
郎中孫珪河東監牧司判官李師錫陝西長編○先是環慶經畧路李肅
之鄜延陸詵陝西制置李師錫並言六路元繫草官地又密邇西界難
以興置馬監詔陝西監牧司廣市善種務令蕃息長編○唐介知太原請
於交城縣置馬監詔比部員外郎崔台符相視得汾州故牧地三千餘
頃其千二百餘頃民以租佃者令入租以給塞月芻豆已從介請置監

自沙苑發牝馬五百疋往交城上謂文彥博曰馬政未盡善蘇群牧判
官國異蕃息以給騎兵遂以台符權群牧判官台符淸陰人也尋詔台
符及劉航刪修群牧司勑令以詳及宋朝故事增損刪定並奏取旨纔
神宗熙寧元年九月宋朝初以左右騏驥院總馬政景祐中始增置群
牧使至是上以使領雖重而不躬巡故馬不蕃息乙酉乃詔更馬政分
河南北置兩使以群牧判官劉航崔台符為之勿隸群牧後又詔屬樞
密院所總收地河南六監三萬三千頃河北六監三萬三千頃既而台
符請以牧餘地募民耕出相從之通畧○熙寧三年陕西宣撫司言官可
比之良馬蓋以官價賤乞聽買馬州軍增價市之於是詔惟騾馬不增
外其秦渭原州徳順軍見買大馬增價有善如價者商人不願中官者
聽民間收買長編○熙寧七年曾孝寬言慶曆嘗詔河北州軍每戶養被
甲馬一疋乞檢會施行戶馬始此○熙寧八年詔沙苑監隸群牧司餘
入監及河南北兩監牧司並廢以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三十二監自
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千六百四十疋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餘止

堪給馬鋪兩監収歲費及所占牧地約牧租錢總五十三萬九千六百
三十八緡計所出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九十六緡而以德不稱矣故
廢之以救地租給市易務茶本錢外餘寄常平籍出息以給售馬之直
長編○文彥博言東平監○天禧初曾發未幾復置枉有勞廢○文彥博
上神宗言賦牧地與農民斂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責其孳息不知所
賦之地皆可耕乎戶配一馬絜之維之皆可蕃息乎坊監廐庫棚井
泉宮府勞廢七十八年然後成就廢罷之後蕩然一空○元豐三年正月
群牧司言以廢監租課等錢共一百十六萬緡有奇詔群牧使韓縝副
使張誠一並賜銀絹各五百餘其賜錢五千緡令樞密院均給官吏長編
○又彥博言不用元豐時其弊乃見神宗嘆曰朕有愧於文彥博矣王
珪曰罷祖宗馬監自是王安石上曰安石相誤豈獨此一事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兵部言畿司馬監已行廢罷仰合於諸路相度置
監元差官前去經畫詔庫部郎中郭茂恂往陝西河東路按行相度以
聞編元祐元年七月成都府利州路鈐轄司奏提舉陝西等路買馬監

牧公事陸師閔奏勘會成都府利州路經制買馬司準朝旨於雅州靈關嘉州中鎮等寨置場買馬數內雅州靈關寨並無蕃馬有無未曾置場外其嘉州中鎮寨雖曾置場亦無買到馬數令來未敢廢罷奉旨令成都府利州路經制買馬司準朝旨於雅州靈關嘉州中鎮等寨置場買馬數內雅州靈關寨並無蕃馬有無未曾置場外其嘉州中鎮寨雖曾置場亦無買到馬數今未未敢廢罷奉旨令成都府利州路鈐轄司相度聞奏本司今相度雅州靈關嘉州中鎮等寨置場買馬並合廢罷從之長編

紹聖元年正月大僕寺言馬政在朝廷最為重事要在蕃息不失武備詔令大僕寺講究的確利害條畫以聞長編

高宗紹興三年上謂輔臣呂頤浩曰若復孳生馬監當就水草地是日條畫於饒州四望山等處以為牧地郡守帶提領選用使臣五員專管牧養事上曰兵以馬政為先如唐開元間馬多至四十萬疋當時用一縑易一馬亦要得其人又如王毛仲陳馬若錦繡其盛如此聖政○紹興七年廣西進出格馬十四匹御廄留一匹餘付殿前司上謂輔臣曰朕所

留一匹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國中而已今必於所產之地而求則馬政不修之故也編類。紹興十九年進呈賞罰格上曰牧馬孳生為利甚博朕於近地親令牧養今已見效每歲進呈馬駒皆是好馬若得牧馬萬匹各分諸軍牧養數年間使可濟用既免綱馬遠來且官無給賞之費

孝宗淳熙三年五月癸亥主淮進呈步軍司相度牧馬去處上曰前日[illegible]馬官辭朕戒以愛護馬當如愛護己身饑飽勞佚各隨時調節若己身所不能堪者馬亦不能堪之但馬不能言告訴不得耳龔茂良等奏云陛下留神馬政曲盡物情不惟戒勑主者使之各各用心如聖言及此其仁蓋不可勝用矣聖政。淳熙十五年趙汝愚奏黎州買馬乞照舊法不拘尺寸上曰祖宗時有西北馬可用黎馬止是羈縻今作戰馬如何不及格尺所乞難行

凡市馬之處

真宗咸平中河東則府州岢嵐軍陝西則秦渭涇原儀環慶階文州鎮戎軍川陝則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軍皆置務遣官以主之歲得五千餘匹以布帛茶他物準其直舊用銅錢給之緣司言戎人得錢悉消鑄為器乃定此制其後諸州市蕃馬給直漸高務增數以為額課績景德中戎事已息因詔條約之於仁宗景祐三年中再定諸州買額正額外更有省買額者

凡拓馬之處

秦渭階文之吐蕃迴紇上府之党項豐州之藏才族環州之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涇儀延鄜火山保德保安軍唐龍鎮制勝關之諸蕃每歲皆給以空名敕書委六邊長吏擇牙吏入蕃招募詣京師至則估馬司定其直御馬有三等祗應馬引駕馬從馬其次給用又有十五等一簡中馬二不得又使馬三添價馬四國信馬五臣寮馬六諸班馬士御龍直馬八捧日龍衛馬九拱聖馬十驍騎馬十一雲騎馬十二天武馬猛馬十三雜配事馬十四雜使馬十五馬鋪馬

凡馬之所出

以府州為最蓋生於黃河之中子河紋者為善慈出環慶者次之秦渭馬雖骨格高大而蹄薄多病文雅諸州為下止給本處兵給充鋪馬契丹馬骨格頗劣河北孳生背白本群馬因其水土服習而少疾馬又泉福州及興化軍亦有州嶼馬皆低弱不堪披甲唯以給本道廂軍及江浙諸處鋪馬用之

凡馬群之號

十七字左騏驥院揀日馬內尾倒印驍騎馬內中溝橫印龍猛馬外尾側正印千字左騏驥院龍猛馬內溝正印雜使馬內溝橫印遞馬內尾倒印右騏驥院雜使馬外尾橫印遞馬外尾側橫印上字左騏驥院給諸班直諸軍負馬臨時印無定所立字右騏驥院給諸班直諸軍長行馬外人所印永字左騏驥院給諸班有諸軍長行馬外人所印又諸監三歲馬亦永字印尾骨官字蕃戎所貢之馬及歲時收市之馬初用之牡印其項牝印其項諸監牧駒主歲亦如之凡馬骨

祖應圖法可充御馬者以官字印其項令圉師調習之吉字兩院諸
馬自龍猛馬巳上稍駔駿者印以備近臣中謝生辰所賜及揀選充
用又坊馬部至京選配他處亦以吉字印汗蒲天字國信馬及諸班
拱聖驍騎馬舊用天字印。祥符中令以他字易之主字萬字與字
來字小字官字自諸班馬而不參給諸用者無定額或以主字至小
官字凡七等號印印之退字凡諸州軍和市馬不及等及選退斥賣
者印之

凡馬毛色之別

九十一種比潑之別八紅耳鴛鴦桃花丁香青騮榆紫騮青之別二
純青護蘭白純白烏之別五純馬豹星壓面白腳護蘭赤之別五純
赤豹星壓面白腳護蘭紫之別六純素豹星壓面白腳綠鬃護蘭驄
之別十一白驄豹星壓面白腳綠鬃護蘭駮之別十一白驄豹星壓
面白腳并烏青花黃任鐵護蘭赭白之別五純赭白豹星壓面白腳
護蘭騮之別八棗金口燕子黃黑豹星壓面白腳騧之別六純騧繡

膊綜星歷面白脚護蘭騅之別五純騅豹星歷面白脚護蘭駼之別

八青赤紫黃豹星歷面白脚護蘭駄鶬之別三駱起雲銀鍾驃之別

七赤驃銀鬃黃豹星歷面白脚護蘭北馬也以叱撥青白紫純色及

緑鬃騮上驄赤驃騧白色赤為中萑騟驄駱駮鶬為下

【廣銳軍馬社】

河東兵廣銳兵悉是土人其馬皆是本軍團中選良馬而置謂之馬社故廣銳之馬壯勇而少亡失馬死則社中共市而補之其後陝西振武亦頗依此例

【牧養】

【三代】之牧養有養於官有藏於民所謂藏之於民如丘甸歲取馬一疋之類是也至

【漢】衛青去病之徒伐匈奴亦有所謂官馬私馬○【漢】有牧師諸苑三十六所馬至三十萬疋

【唐】府兵未嘗給馬初不過給之以錢使其自置到末府兵法壞兵貧不

足買馬然後方以監牧之馬給之。唐有八坊四十八監馬至七十萬六千疋此漢唐牧馬之大數也。若論馬之最盛亦不如後魏蓋拓䟦氏本是北虜芻秣乃其常故馬至二百餘萬匹也宋朝馬政自太祖講求其制當時要委群牧司自春放秋歸馬之出入莫不有法到。熙寜間曾孝寬領群牧奉行王荊公意於是罷群牧吏不過欲區區小利自出買自此馬始衰却欲舉保馬戶馬之法只為讀周禮不詳當特大為民害蓋并地不均兼并者衆什一之制未行受田之制未定却獨舉養馬之制豈不重困矣

總論馬

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行而兵之所恃以取勝也文王伐玁狁其詩曰四牡業業宣王之攘戎狄其詩曰我馬既閑騋牝三千則以言文公之義牧于坰野則以為僖公之頌周官之制兵藏於民而六鄉之馬其方乘其政官謂之司馬則以馬者政之所重也乘謂之兵乘則以馬者

民之所出也辨其毓則有挍人之官掌其牧馬則有牧師之職置醫巫所以攻其病禁原蠶所以全其類此先王畜馬之術也 林之奇文

又論馬

按周制掌政之官謂之司馬以馬者牧之有政也兵甸之法謂之乘馬以馬者牧之有法也有校人以掌其政有牧師以掌其牧有巫馬以養其疾有趣馬以簡其節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此先王牧馬之術也○若文王之伐玁狁也其詩曰四牡業業宣王之攘戎狄也其詩曰我馬既同言衛文公者則曰騋牝三千頌魯僖公者則曰牧于坰野文景之時令民養馬復卒孝武之世平牡馬二十萬令人競畜之故馬蕃於元狩元魏之際梁武帝置牧於河西而善水草也故馬蕃於太通之時周之汧渭魯之坰野漢之樓煩唐之沙苑此西北牧馬之地也六朝置區於閩越藏之內地錢氏置監於婺女號為馬海此東南牧馬之地也

又總論

馬政有三牧之於官一也畜之於民二也市之於戎狄三也宋內有天

駟監外有十八監此官馬也民間畜養指為外廐此民馬也沿邊郡
估買蕃馬此戎馬也然就是三者論之而監牧為尤重蓋官之馬多不
專貴於民中國之馬多則不專倚於戎狄專責於民則民受其害專於
戎狄則戎狄享其利此累朝於監牧之制所以必加之意也部轄有方
秣飼以時犄騰駒游牝順其物性矣既置群牧司又置群牧使以大臣
領焉何其重也【乾德】六年八月幸飛龍院九月又幸十月又幸一歲之
間凡三幸焉何其重也○夫惟待之也重故其視之也亦不輕蓄牧孳
息自凡國用民間與蕃落為市猶禁之而黎馬不及格尺亦收之不問
何者其所資者輕也○【天禧】中嘗廢東平監矣未幾而復置○【天聖】中
當廢八監矣未幾而復議已上叚汶事並見前蓋所重在此則所輕在彼此君臣
上下所以必於是拳拳歟○【熙寧】大臣為謀不容聽曾孝寬之說而壞
【祖宗】之制熙寧事見前賦牧地與農民散國馬於編户坊監廐庫棚庌井泉
一七八十年經畫一日廢罷民受其病官乏其利文彥博事見前○中國不是求
之夷狄於是茶馬之職置矣見上茶馬段○【元豐】以後其弊歷見天子慨然

進念潛臣聖言及此誰執其咎（文彥博事見前）吁市馬於戎猶可言也責馬於民不可為也不然則户馬之法罷而茶馬之職至于今不易亦必有說矣

總論茶馬

國初博易戎馬或以銅錢或以布帛

國初河東川陝諸路買馬給以銅錢而戎人皆鑄錢為器○興國五年乃以布帛準其直

或以銀絹

元豐四年郭茂恂言欲專以茶博馬以彩帛博糧穀及以茶馬併為一司切聞昔時亦用茶兼金帛近歲始專用銀絹及錢鈔等況賣茶買馬事實相須乞買馬通茶場從之

以錢則戎獲其器以金帛則戎獲其用二者皆非計之得也○熙寧以來講摘山之利得充廐之良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戎人得茶不能以為我害彼以食肉飲酪之性所嗜惟茶

元符末程之邵言戎俗食肉飲酪故貴茶而病於難得願禁沿邊鬻
茶以蜀產易上乘詔可未幾易馬萬匹四朝志
雜奔風逐電之駿有所不靳以我蜀產易彼上乘此誠經久之策者是
則始行李杞蒲宗閔分主之
成都記熙寧七年詔李杞蒲宗閔經畫川茶充秦鳳熙河路博馬杞
於秦州宗閔於成都置司嘗改名都大提舉茶馬廐○元豐四年郭
茂恂言茶司既不兼買馬遂立法以害馬政乞併為一司從之
其分之者非以官有其職足以辦事歟其合之者非以人自為見或至
誤事歟官號都大提舉其職專也見上名兼三司判官其權重也
熙寧十年李稷提舉茶場詔曰川茶一司創置雖久未能就緒李稷
風力可仗然權勢輕小可依李杞例兼三司判官仍委舉劾官吏
官屬自辟謹所擇也
應產茶市馬之處官屬許自辟置
官吏可劾伸其威也見上仲秋為市四月而止順其時也

四朝史程之邵奏蜀茶馬歲以仲秋為市四月而止
秦司半歲事訖歸川順其時也
乾道四年虞允文奏祖宗朝茶馬於秦州成都各置司居治各半年
排發馬月分居秦司訖即歸川司發茶乞依舊制從之
夫惟所創有其人所用有其人故市馬愈多有至萬匹者
先帝市馬于邊有司倖賞綷以駑駘充數。紹聖中程之邵始精揀
汰又以羨茶轉入熙秦市戰騎故馬多而茶息厚馬至萬匹
茶息益厚有至二萬者
舊蜀茶額二十萬至稷加為五十萬陸師閔代稷為百萬
吁何其利之博也逮元祐改令諸法悉易而茶馬不廢有由矣
司馬光元祐初相罷諸路鹽鐵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罷
及其後也奪於珠玉此制中廢
建炎四年張浚奏大石進珠玉高宗曰大觀以來川茶不以博馬唯
市珠玉故馬政廢缺

中興以來法度修舉故博馬之司置於紹興之四年威茂之場置於紹興之五年茶馬之官又置於紹興之七年

紹興四年從開師古之請以乏戰馬始令四川宣撫司支茶博馬○五年密院言已於永康軍威茂州置場○比年宰臣趙鼎言有旨復置茶馬言凡三等上曰考其資歷命之

至于乾道川秦兩司凡得九十餘疋內而三衙外而江上咸孖其用矣

陳彌作言川秦兩司文黎珍敘南平長寧六州馬五千餘疋應副江上諸軍階州之峯貼和州之宕昌西處馬四千餘疋應副三衙

吾然後知此制之有益於軍無害於國之為經久可用也或者猶曰宋公祁嘗請損馬而益步

祁言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損馬而益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

田公況亦嘗請益步而減騎

況請料邊兵益步而減騎但五分得一足矣以一騎之費可贍步兵

二人而又寬括馬之擾

吾用中國所長而已而何以馬為嗟夫二公所言權宜之說也苟以我所長合夷狄所長不亦萬全之策乎抑猶有說焉有市馬之政有養馬之政養之不至雖市之多無益也嚴監牧之責逐水草之利牝馬二萬歲獲萬駒馬安得而不蕃夫苟離其牝牡飼以枯槁是馬之生性滅矣何以能育此 正李公覺所謂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也

【端拱】元年李覺言市易之馬至于中國縶之維之飼以枯槁析牝牡制其生性因而減耗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也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之將卒大率牝馬二千而駒收其半可歲獲萬匹十數年間馬必倍矣

【周官】一書於馬政為詳蓋以是觀之 林駉

群書考索卷四十四 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五　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校刊

○兵門

車戰類

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

周禮車僕有戎路廣車闕車苹車輕車○大司馬教兵之法易野車為主○車戰之法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行則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之間又有輕車詳見後

周禮車僕曰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是也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車貴知地形凡車之死地有十勝地有八詳見後

春秋初鄭伯之車僨于濟隱三年月後鄭以徒兵從事而於車或缺隱四年

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威四年）鄢陵之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晉申公巫臣于吳教吳乘車由是吳通於上國（成七年）○齊侯伐衛有先驅有申驅有貳廣有啓有胠有大殿晉中行穆之禦狄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乃毀車以為行大敗翟人而

車戰漸廢

戰國以來乃用騎兵而車猶有間見者

漢晁錯以輕車突騎為中國之長技衛青與匈奴戰以武剛車自環為營李陵對單于亦以大車為營（此車之用於西都者也）

後漢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數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

靈帝之時陽琁為零陵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此車之用於東都者也）

曹操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共二十五人因豫與虜戰亦用車而戰

晉馬隆征羌八陣國用偏廂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此車之用於魏晉也）

劉裕伐南燕亦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朱超石戰河上以車百乘抱河為卻月營

魏大武北伐蠕蠕用車十五萬兩

隋諸將與突厥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陳此車之用於南北者也

唐李靖與太宗論兵法曰跳蕩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去也臣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而未嘗敢易則唐固嘗用車矣元宗時哥舒翰節度隴右造戰車蒙以狻猊則唐又嘗用車矣至於房琯之敗遂以為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抑不知古者以馬而琯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非其素習則敗之固宜此非車之不利而用之者非其道也

宋至和中韓琦言郭固造戰車約以古制其車前鋭後方上置七鎗以為前後二拒行載兵甲止為營陳

又論車戰

春秋如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之鞌之戰韓厥中御而從齊漢鄢陵之戰郤至遇楚子韓厥從鄭伯邲之戰楚子乘廣以逐趙旃用車以戰而使敵人便得與吾元師相接則是環衛之車不設也蓋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齊必有護衛前後行列元帥未易動摇也至春秋中列國用之往往軍伍不整而元師每以車逐利混然左右率無定法故敵人得以反之終春秋之世致毀者未有不由車戰之無法而輕動搖也惟繻葛之戰二拒用事若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未嘗輕動搖深得古法

車戰再攷

車戰之法自夏啓誓御馬以正而勝有扈。周文王以戎車既駕而服玁狁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書牧誓宣王以其車三千威蠻荆詩。春秋魯僖公攻伐淮夷戎車孔博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宋華元甲車四百六十乘魯威公之會諸侯有兵車有乘車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説是皆用車而制勝也。漢夏侯嬰破李田軍雍兵以兵車趣戰疾破

之本傳灌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本傳武節以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本紀衛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羅去本傳。唐裴行儉突厥阿史德溫傳反行儉詐為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五輩勇果挾車中士突出殺獲幾盡本紀初李光弼在太原乃徹民屋為欄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本傳初馬燧為戰車行以載兵止則為陣討田悅燧乃推大車樊悅將陽朝光柵破之本傳

車戰之法

武王問於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戰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比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耳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率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

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旌旗力彀八石弩射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太公六韜

車戰之地

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圮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新水右有峻坂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前後相顧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則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太公六韜

毀車而勝

晉荀吳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其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伍乘為三五為伍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左昭元年

用車而敗

言車戰之利者莫如孫武故曰馳車千乘所謂馳車者以其車輕而可馳者也所謂革車者以其聲於外而可以禦火攻者也至於唐房琯知馳車之為利而不知革車之為固此咸陽之戰所以卒敗於火攻也歟

總論車戰

言車戰於今日當以國初論不當以中興論是正與舟師相反也大抵平地用車戰水澤用舟載國於東南者之不習於車猶國於西北者之不習於舟也因宗嘗曰戈擢之戰南方所利耳高宗嘗曰江湖沮如之

地雖有車騎亦何用之

紹興三年上曰近有獻車戰者朕謂在人不在車江湖沮洳之地雖有車騎亦何用之

高宗之論車戰其猶太宗之論舟師乎雖然中興之初但為守計也雖不習車可也今日之治不但為守計也不習車不可也是故當以國初論不當以中興論也今之為車戰者必當曰符彥卿之拒馬寨如之何而收其效[illegible]米守信之寨脚車如之何而極其利

米守信知澧州遣李鍚持新様流星弩拒馬牌寨脚車山字甲八種來進

至則斂兵退則出兵自比於衛青必如田況之言而後可也

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衛青李陵田豫馬隆皆以車而勝近符彥卿破虜陽城亦拒馬為行寨夫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為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衡軛駕以牟車上置槍以為外向列士卒於車外賊至射之乃出騎

兵擊之此制虜要術也戰之用車一陣之甲鎧也故可以行止為營
陣賊至則斂兵附軍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籍此為
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行載兵甲止為營陣自比於馬燧必如郭固之式而後可也

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為之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
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為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行載兵甲止為營
陣也又以民車之箱增為重廂高四尺四寸用葦輓之吳起所謂革
車掩户輓輪籠轂是也琦以為可用於平川之地臨陣以折奔衝下
營以為寨脚今令固自賫車式進呈試之以固為衛尉寺丞
有大車有小車山徑之蹊不可以用大車其無如范公仲淹之策乎

范仲淹上仁宗儀攻云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
地唐馬燧造戰車行載甲兵止為營陣此路山坂大車難進當用小
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萬賞有功將吏
有兵車有民車干戈之際不可以用民車其無如范公括之言乎

北虜將入寇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爲備民大驚擾一日沉括立御座側神宗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今之民車重大以牛輓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爾神宗喜曰無人如此語朕遂罷民車

噫出軍彭彭旂旐央央玁狁之襄易事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夷狄之不攘無有也如徒曰此唐人房次律之覆轍不可用得無因噎而廢食乎林駉

舟師

黃帝堯舜刳木爲舟剡木爲楫

春秋魯定公四年吳王闔廬師唐蔡之師以伐楚捨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欲毀其舟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如速戰乃自小別至于大別夫槩擊之王戰皆勝楚子昭王涉睢濟江入于雲夢之人中國之用水戰自闔廬始。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十年吳舟師自海入齊張儀說楚王曰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海
江而下不十日拒扞關。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昭十
七年長江之戰楚獲吳乘舟餘皇。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
漢高帝遣韓信已定齊楚項羽使龍且將二十萬救齊王田廣與信夾濰
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布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水信使人決
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流遂敗走後信
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廼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
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
服虔曰以木柙縛罌缻以渡也
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瀨有橫海江淮青齊皆有樓船軍有擊南
越救東歐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
水戰○漢武帝時東越數反覆朱買臣回言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
千人不得上今聞越王更徙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發兵浮海
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詔買臣

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東越買臣傳

。元鼎五年南越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咸會番禺

後漢光武伐蜀岑彭裝戰樓船數十艘吳漢以棹卒多費糧穀人罷之帝報曰大司馬習步騎不時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岑彭裝直進樓船與冒突露橈數十艘

直進取其有進而無退冒突取其冒突而敗前謂之露橈則擑露在外而兵藏於舟中也

發桂陽零陵長沙三郡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會於荊門。漢末關羽領兵圍樊呂蒙以大軍泝江襲其空虛伏甲於舟更衣為商人以理征棹卒襲奪荊州曹操既平劉表得所治水軍而兵孫權與操遇于赤壁周瑜亦用蒙衝鬬艦數千艘以火攻之操軍敗走

三國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合兵因進往

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于赤壁曹公軍
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
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遂同時發火操軍大敗周瑜傳
晉武欲伐吳令王濬作舟艦於益州其大艦方百二十步受三千餘人
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後濬順流以舟直指
建業遂平吳○太康元年杜預向江陵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吳
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
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餘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
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在
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濬克西陵杜預遣
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泛舟夜渡江吳孫歆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通鑑
東晉元温伐秦引舟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至枋頭以水運路不通
又戰數不利焚舟棄輜重鎧仗陸道奔還○亘元求為廣州受命而不
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遣其子説王恭恭以告殷仲堪亘

元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冲堪悉以軍事委楊佺期使佺期率舟師五千為前鋒亘元次之仲堪帥兵相繼而下佺期元奄至湓口王愉惶遽奔臨川元遣偏軍追獲之

安帝時劉裕伐南燕舟師自淮入泗裕大治水軍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入番禺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孫處乘海奄至即日拔其城劉裕遣朱齡石伐蜀令齡石從外來取成都卒平蜀又裕伐秦使沈林子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又使王仲德開鉅野入河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泝河西上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以趍長安乘蒙衝水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驚以為神至渭橋棄船登岸大破姚丕於渭橋遂入長安

宋元嘉北伐之師舟艦皆自泗入河

魏元英攻徐州韋叡救之裝大艦為水軍以小船載草用火攻之魏軍大潰

梁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侯子鑒屯姑熟以拒西師景遣兵助

之僧辯至子鑒帥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以艅艎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僅通

[齊]江陵不守霸先奉晉安王即位[齊]遣兵五千渡江據姑熟帝乃遣侯安都領水軍夜襲胡野燒齊船周鐵虎率舟師斷齊運輸齊兵大潰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往來石迎齊援督兵疾戰燒柵齊人大潰盡收其船艦齊兵還據石頭帝遣侯安都領水軍襲破之

[陳武帝]時徐嗣徽引齊人渡江據蕪湖帝詔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而文育反攻之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文育乘單舴艋跳入砰艦斬砰仍牽其人而還賊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時[武帝]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武帝]曰矢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馬而進衆軍隨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莫府山文育徙頓對之頻戰屢敗

後梁王琳引合淝巢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陳侯瑱率軍進戰檻州明日合戰琳軍少却及夕東北風吹其舟艦並壞夜中有流星墜于賊營及旦風靜琳入浦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時西魏將史寧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據湖浦以待其斃及史寧至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船來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明日齊人遣兵助琳瑱令軍中晨炊蓐食頓蕪湖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琳軍大敗脫走以免者十二三。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江二郡界水陸為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為筏柏於其上綴以大索相次連營夾兩岸寶應數挑戰昭達乃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達放筏衝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卒寶應大潰遂尅定閩中。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紇乃出頓湞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用遏船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其軍人銜刀潛行水中斫竹籠籠篾皆解因縱六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

因而擒統留異據東陽叛陳將侯安都奉詔討之異本謂臺軍自錢塘江上安都乃步由會稽之諸暨出永康異大恐奔桃枝嶺處嶺谷間立柵以拒守安都躬自接戰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乘輿麾軍容止不變因其山隴為堰屬夏潦水漲安都引船入堰樓艦與異城等放拍碎其樓堞異與其子脫身奔晉安

隋之平陳楊素造大艦名五牙容戰士八百人次名黃龍容五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各有差則隋之舟師其可見者如此

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不如以夜襲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素師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耀日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通鑑

唐之討蕭銑孝恭以戰艦二千餘艘自夔發而東下則唐之舟師其可見者如此

唐詔發巴蜀兵以王孝恭李靖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擊
蕭銑孝恭師戰人二千餘艘東下蕭銑以江水方漲殊不為備孝恭
等拔其荊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
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二百餘艘銑出兵拒戰恭將擊之孝靖止之孝
恭不從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銑衆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大
破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銑援兵見舟艦疑不進通鑑
梁王彥章攻晉晉人以鐵鎖斷德勝口彥章陰遣人具舟命甲士六百
人皆持巨斧又令舟載鞴炭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遂破南城
晉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兩城號夾寨又取鄆州梁人大恐帝
召王彥章為招討使段凝為副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
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酒半佯
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以巨斧斬浮
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遂破○梁正明五年吳越王錢鏐大舉討
淮南以傳瓘為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吳吳遣彭

彥章陳汾拒之傳瓘命舟船皆載灰豆及沙戰于狼山江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焚戰船四百艘梁賀懷攻德勝南城以竹管聯艨艟十餘艘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渡晉王軍於北岸不能通守將石延賞告矢石將盡晉王積金帛於軍幕能破艨艟者軍校王建及進曰賀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渡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請死決之遂以巨索聯舟十艘選勇卒三百人持斧鼓棹而行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持斧者入賊艨艟間斧其竹笮破其垂楯以稍刺之又以木甖載薪沃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既斷隨流下梁兵焚溺者殆半

周世宗還自壽春以南方水軍敏銳於京城側開地造船艦數百艘招誘南卒教習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設無不可用者則五代舟師其可見者如此

○顯德三年周太祖發大梁李谷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

兵救之又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為攻浮梁之勢李重進渡淮逆戰破之帝至壽州營於淝水之陽徙正陽浮梁於下蔡鎮唐兵維舟於淮營於塗山之下帝命擊之戰艦五千餘艘○張永德屯下蔡唐將林仁肇等以水陸軍援壽春永德與之戰肇以船實薪芻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橋俄而風回敗退永德為鐵綆千餘尺橫絕淮流繫以巨木唐兵不能近是時唐復以水軍攻之永德夜令善游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鎖縱兵擊之溺死甚衆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顯德四年先是周與高戰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為恨返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命王環將水軍自閔河沿潁入淮命趙晁將水軍泝淮而下帝軍于趙步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餘衆東走帝自將騎循北岸追之諸將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船糧仗十萬數後遂克壽州○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

以限周兵命水軍攻之拔其木柵戰艦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欲救濠州將兵夜發水陸擊之大破唐兵於洞口十二月克泗州又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上自將親軍自淮依進命太祖皇帝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迫唐兵乘勝爭進皆忘其勞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追直至楚州西北大破之擒其節度陳承昭以歸所獲戰船燒沉之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顯德五年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欲鑿楚州西北鸛水以通其道遣使視言不便上自獨援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唐人大驚以為神

宋太祖建隆二年正月壬寅幸造船務觀習水戰

巳未幸造船務二月丙寅幸造船務。三年冬十月丙戌幸造船務觀習水戰甲戌幸城南觀修水櫃。乾德元年正月丙子詔荊南發水兵三千人赴潭州夏四月庚寅出內府錢募諸軍子弟數千人隸

池於朱明門外引蔡水注之造樓船百艘選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命石神武統軍陳承昭董其役十月甲辰幸新池賜役夫錢丁卯幸新池觀習水戰。乾德二年二月戊申幸教船池三月辛巳幸教船池賜水軍將士衣有差七月辛巳幸新池觀習水戰八月乙卯幸造船務。乾德三年秋七月己巳上泛舟於後苑新池賜從官飲丁酉幸教船池乾德四年七月己巳幸造船務。乾德五年二月己丑幸教船池。開寶三年四月甲午幸教船池七月戊辰幸教船池。四年三月乙巳幸教船池五月辛巳幸教船池。六年正月壬申以教船池為講武池。七年五月丙寅幸講武池觀習水戰丙子又幸講武池觀習水戰七月壬子幸講武池觀習水戰初江南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上書言事不報遂謀北歸先釣魚采石江上以小舠載絲繩其中維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十往返而得其丈尺之數遂詣闕自言有策可取江南。戊辰召若水為贊善大夫且遣使諸荆湖如若水之策造大艦及黃龍船數千艘將浮江以濟

師也八月己丑幸講武池觀習水戰賜軍人錢甲辰幸講武池觀習水戰冬十月甲申上幸迎春苑登汴堤發戰艦東下丙戌幸迎春苑觀諸軍習戰遂幸東水門發戰棹東下閏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先是上遣八作使郝守濬率丁匠自荊南以大艦載巨竹絙并下朗州所造黄龍船於采石磯跨江為浮梁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既成命前汝州防禦使靈丘陸萬友往守之丁巳彬等及江南兵戰於銅陵敗之獲戰艦二百餘艘生擒八百餘人十一月癸未籍泰寧節度使李從善麾下及江南水軍凡千三百餘人為禁旅號曰歸聖己丑知漢陽軍李恕敗江南鄂州水軍三千餘人獲戰艦四十餘艘甲午曹彬等敗江南兵數千人於新林寨獲戰艦三十艘十二月丁未漢陽軍兵馬監押甯光祚敗鄂州水軍三千餘人於北岸丙寅曹彬等破江南兵於新林港口斬首二千級焚戰艦六十餘艘。八年春正月丙子權知池州樊若水敗江南兵四千人於州界初曹彬等師未出上命韶州刺史王明為黄州刺史

面受方畧明旣視事丞修葺城壘訓練士卒衆莫諭其意及彬等出師則以明於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檢戰棹都部署辛巳明遣兵馬都監武守謙等領兵渡江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武昌殺七百人拔樊山寨是日行營左廂戰棹都監田欽祚領兵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溧水斬其都統使李雄甲申王明言敗鄂州兵三百餘人於江南岸庚申曹彬等進攻金陵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李漢瓊率所部度秦淮南取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水寨拔之斬首數千級劾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餘萬背城而陣時舟揖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徑渡乎遂率所部先濟王師遂之江南兵大敗江南後出兵將泝流奪采石浮梁美旋擊破之擒其神衛都軍頭鄭賓七人二月癸丑曹彬等敗江南兵萬餘衆於白鷺洲斬首五千餘級擒百餘人獲戰艦五十艘三月乙酉幸造船場庚申曹彬等敗江南兵二千餘衆於江中擒五百人夏四月戊辰幸講武池觀習水戰癸丑幸都亭驛臨河亭閱新戰船壬戌幸都亭

驛臨汴觀飛江兵乘刀魚船習戰五月丁酉王明言破江南萬餘衆
於武昌奪戰艦五百艘六月癸卯曹彬言敗江南兵二萬餘衆於其
城下奪戰艦數千艘冬十月戊午江南僞將朱令贇自湖口以衆入
援號十五萬縛木為筏長百餘丈戰艦大者容千人順流而下將焚
采石浮梁王明率所部兵屯獨樹口遣其子馳騎入奏且請增造戰
船三百以襲令贇上曰此非應急之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
矣乃密遣使令明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
伏即稍逗遛時江水淺涸不利行舟令贇獨乘大航高十餘重上建
大將旗幟至皖口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劉遇聚兵急攻之令贇勢蹙
因縱火距鬪會北風甚火反及之其衆悉潰己未生擒令贇及戰棹
都虞候王暉等獲兵仗數萬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十
一月庚辰王明言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湖口獲戰艦五百艘兵仗稱
是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戊午幸造船務賜工徒人千錢布一疋已

未幸講武池。二年正月辛卯幸講武池。七年冬十月戊辰幸金明
池觀習水戰。八年三月癸酉幸金明池觀習水戰。雍熙元年夏四
月乙酉幸金明池觀習水戰謂宰相曰水戰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
不復施用時習之不忘武功可也紀上編
真宗祥符六年詔江淮習水戰於金明池按試立為水虎翼軍以太祖
神衛水軍久廢故也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己卯詔別置凌波等水軍。二年六月戊午言者
謂東南武備利於水宜於江上廣造戰艦列於南岸仍防奸人有乘風
盜爇之患設不此圖則寡不足以敵衆步不足以敵騎誤事必矣己卯
詔沿江措置限一月畢。紹興元年五月己酉淮南劇賊張琪衆五萬
渡江寇諸縣進至饒境郡人大恐統制官閻皇者頃造之愛將也琪恃
其衆直犯中軍皐刀戰而揣邦弼兩軍來擊遂大破之追奔五十里横
尸蒲路賊又別遣精銳為水軍分道而進順船自將水軍禦之賊敗走
溺死者不可勝計。二年十二月己巳時鼎寇楊么黃誠聚衆至數萬

么主誅殺誠主謀盡據江湖以為巢穴其下又有周倫楊欽夏誠劉衡
分布遠近共有車船及海鰍船各數百隻
李龜年楊么本末曰車船者置人於前後踏車進退皆可其名大德
小德山望三州渾江龍之類皆兩重載千餘人又設拍竿其制如大
桅長十餘丈上置巨石下作轆轤貫其顛遇官軍船近即倒拍竿擊
碎之渾江龍即為龍首每水鬬楊么多自乘此海鰍者鰍頭船也
蓋車船如陸戰之陣兵海鰍船如陸戰之輕兵而官軍船不能近每戰
輙敗大率倫欽雖各有寨而專恃船以為強誠衡雖各有船而專恃寨
以為固誠寨南據岳江東北阻湖惟西有陸路又設重城重濠及陷馬
坑衡寨北據岳江東西南皆阻湖誠衡每自詫曰地險如此除是飛來
是月詔鼎澧鎮撫使程昌寓與荊南鎮撫使解潛分遣兵討之既而昌
寓奏殺賊五千餘人。紹興三年四月鼎寇楊么犯鄂荊公安石首兩
縣甲午詔神武軍都統制王𤫊為荊南潭鼎澧岳制置使率所部全軍
併帶統制官崔增水軍擣其巢穴仍仰淮東宣撫使劉光世各以舟五

十隻與之。四年十一月時承秦二州各有水寨民兵合力擊賊庚戌上謂宰執曰淮民未能安業今又遭賊騎乃力奮忠義不忘國家實我祖宗涵養之力宜與放十年租稅仍發錢米助之趙鼎曰陛下德澤如此人心益固國祚益長矣。五年十月是月館職高閌言太祖欲平僭偽嘗置神衛水軍至真宗祥符中以兵備不可廢乃鑿水卒於金明池習戰棹以置營池側號虎翼軍當無事之日尚爾今沿海沿江雖有舟師而繫于岸下乞時令按習以精其能庶幾緩急可用不至誤事也。七年閏十月上數令江東宣撫使張俊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左僕射趙鼎曰淮西寂然無警似不必爾外間便謂朝廷棄淮西矣當一向勿頓不發一兵彼未必敢動上以為然。二十六年九月壬午領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言本司見造戰船乞置虎翼水軍一千人從之。逆亮犯順至楊林渡江持軍以為江可渡也李顯忠措畫依山列馬步軍五分弋船以其二泊於東岸其一泊中流藏其二於蘆州港中須之賊至戰艦渡江呼聲震天迨賊舟及岸虜漸登陸遣時俊王琪

盛新截皁張振張榮逆擊之又疾遣戈船併進以神臂冠敵弓射之賊
紅退隨向着江中所匿戈船出斷其後奪賊船三十餘艘繼以輕舸縱
火焚其戰艦火光蔽江煙焰徹天亮敗言行錄 ○三十一年十月丙子逆
亮登壇建黃繡旗二十張黃蓋亮執小紅旂麾衆渡江時王權所留水
軍車船咸在而諸將未有統屬皆不肯用命盡伏山崦惟提舉張振王琪
稍任其責允文自建康因使人督之賊舟漸近於是振琪與統制官時
俊盛新等徐出山崦列于江岸賊初未之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我軍
用海鰍船迎擊士皆死鬬虜舟沉溺者數萬其回北岸者亮皆殺之遂
不能濟允文其以捷聞丁丑虜復來望見車船遽却我軍復以海鰍船
先往北岸截橫林渡口用却敵弓射之虜棄船上岸者悉陷泥中而斃
上以李橫劉汜等不利急差御營宿衛使楊存中措置守江中書舍人
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車船二十四艘賊已瞰江恐臨
期不堪駕用存中允文同淮東總領朱夏卿鎮江皆臣趙公稱相與臨
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洲將邉岸復回虜兵皆持滿以待其船

中流上下回轉如飛虜衆相顧駭愕時逆亮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
焚其戰艦而荆鄂成閔諸軍督順流而下亮愈忿乃回揚州召諸酋約
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酋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淹殺之禍退有
敵殺之憂柰何其中一酋曰等死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其總管萬
戴者曰殺郎主却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口一詞曰諾亮有紫茸
等細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諸酋雖欲弒亮而細軍衛之嚴密衆因謂
細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逃在泰州我輩急渡江汝輩何不白郎主往
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從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云云。乙未諸酋集
萬餘人控絃直入亮寢帳左右親兵散走諸酋射帳中矢下如雨亮即
死幷殺其大傅三妃與謀事者十餘人縊。兀朮入寇世忠以舟師赴
難兀朮聞世忠在京口遽勒二十萬騎北還世忠遂提兵截大江以邀
之兀朮遣使通問世忠亦遣使報之約日會戰戰數十合虜終不得
渡虜乃益兵儀真勢援建康兀朮軍其南辣踈軍于北世忠提海艦中
流南北接戰相持四十八日虜自知力憊世忠舟師中流鼓棹若神生

路甚絶乃一夕潛鑿小河而逃又言行錄載此

總論舟師

言舟師於今日當以中興論不當以宋初論夫舟師東南之長技也國
於西北者而用舟師非其所長也亦非其所恃也。我太宗嘗曰戈櫂
之戰南方所利今萬邦平定無所施用但習之不忘武功爾

太宗興國九年事見前篇

嗚呼信哉斯言是故入夔峽之鎖江用戰櫂可也今也捨舟而用步騎
卒以勝蜀

太祖征西川命劉光義出夔州路伐蜀上出夔峽地圖示光義曰夔
州有鎖江至此我軍泝流而上謹勿以舟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
其不意擊之俟其稍却以戰櫂夾攻之光義等至夔悉知上所利

守采石之浮梁用戰艦可也今也捨舟而立檣木卒以擒全斌

開寶七年事目全則

非不用舟師也非其所長則非所敢恃也平河之軍非偃強於海道者

乎不出於海道未可以平海名也

江浙發運使楊允恭捕海寇四十九人詣闕下上悉貸之顧左右曰此等趫捷川澤習性已可久團為一軍以備舟楫之役以平河為名

水虎翼之軍非隸習於江淮者乎不出於江淮未可以虎翼名也

祥符六年事見前

用東南之所長而不自用其所長此君子不敢以宋初為法而必求之中興以後也蓋自六飛南渡駐蹕吳會守江以為門戶守淮以為藩籬士卒服習唯意所用是故舟師之効如此君子其可不以中興為法哉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愚請俟告成之日而賦是詩

林駉文

群書考索卷四十五

後集